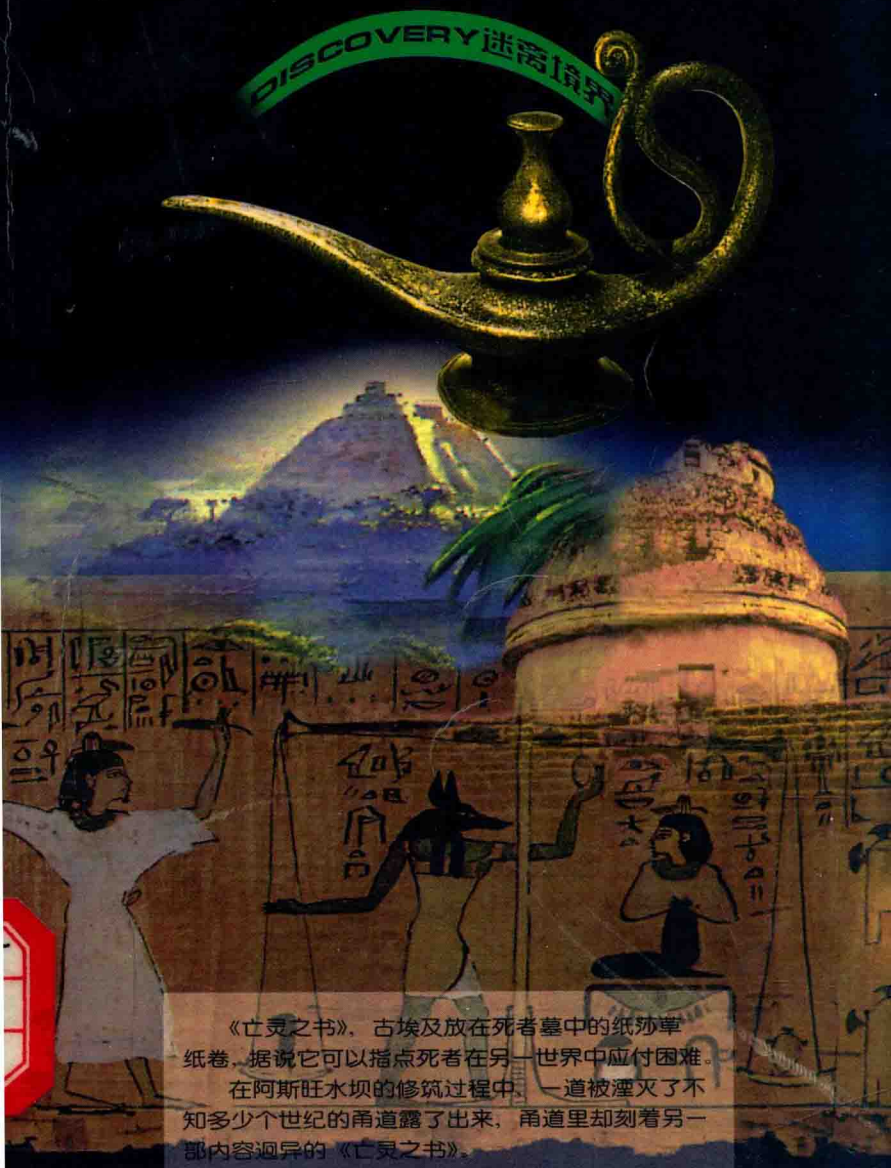


亡灵之书



《亡灵之书》，古埃及放在死者墓中的纸莎草纸卷，据说它可以指点死者在另一世界中应付困难。在阿斯旺水坝的修筑过程中，一道被湮灭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甬道露了出来，甬道里却刻着另一部内容迥异的《亡灵之书》。

亡 灵 之 书

[瑞典]安德森·勒梭 著
李 泉 译

重 庆 出 版 社

1999·10 月出版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亡灵之书/©1998(瑞典)安德森·勒梭
/©1999-2001 中文简体版专有权属于重庆出版社
本书由香港汉轩出版公司代理,安排出版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06-99-895
版权所有,翻印必究

亡灵之书

作者:[瑞典]安德森·勒梭
译者:李 泉

出版:重庆出版社
(重庆市长江二路 205 号)

邮编:400050

发行:重庆出版社

印刷:资中印刷五厂

开本:850×1168mm 1/32 条

印张:8 字数:160 千字

1990 年 10 月第 1 版 199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10000 册

ISBN7-5366-4051-X/C·82

定价:14.00 元

1 第一章 传说与现实

为了一个朋友，为了一本日记，我肩负重任来到神秘的埃及。从开罗到阿斯旺，再到拉美西斯神庙，心在一点一点地揪紧。

14 第二章 众神的瑰宝

在我为“亡灵之书”而伤透脑筋的同时，这位年轻的贝都因人也身负重托开始了自己的行程。不过，他有他的行为方式。

25 第三章 河水的源头

意外丢失了阿卜勒的日记，我没有特别的沮丧，反而坚定了内中必有重大隐情的信心。

42 第四章 第一个启示

我知道非去一趟图书馆不可，在那里，老人开始为我讲述有关“亡灵之书”的故事，而这些是我过去闻所未闻的。

65 第五章 神迹

我被指控杀人显然挺滑稽，但年轻的特拉里斯是否就是真凶呢？至少露西可以为他作证，虽然她还是个孩子。

83 第六章 失落

在明摆着特拉里斯对我是敌非友的情况下，我不知道他提醒我小心身边的谢赫究竟意味着什么？

101 第七章 亡灵的旅途

虽然穆勒博士的表情和他的语调一样平静，但我仍被他的讲述深深吸引。现在，他的尸体被运走了，我该怎么办呢？

117 第八章 无归

陡然间，我觉得自己和那些盗墓者并无两样。他们偷走的是法老的殉葬品，而我偷走的是法老们神圣的尊严。

133 第九章 智慧的光辉

看过一些“亡灵之书”的内容，虽然和我原来所想的相去甚远，但我仍抑不住地心潮澎湃。

151 第十章 生与死之间的摆渡者

长老的脸上露出一一种苍凉的亲情，他看着特拉里斯没有再说什么。特拉里斯的心也很沉重。

172 第十一章 荣耀大地

桑姆恬静地说：“就像春天的荒地上必须烧去作为肥料的野草一样，只有我们的血才能滋润将来的种子……”

193 第十二章 血统与尊严

祭司在古埃及的地位和尊严由来都倍受人们的推崇，而实际情形却又比传言中的高出太多。

211 第十三章 最后的赞歌

这是一个神奇硕大的空间，从这里穿行而过的人，对生命的理解得到了升华，尽管有人会将他们嘲笑为疯子……

232 第十四章 辉煌后的沉寂

我又回到了开罗，我甚至应该回到我应该去的地方，而关于这次非洲之行，我只有这本《亡灵之书》。

第一章

传说与现实

为了一个朋友，为了一本日记，我肩负重任来到神秘的埃及。从开罗到阿斯旺，再到拉美西斯神庙，心在一点一点地揪紧。

“……那天我们很早就来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祀庙^①前。为了避免即将修建的阿斯旺水库会淹没这座以及它旁边的祀庙，整个祀庙将被整个挖起移向高处。晨辉中，刚从峭壁上被锯下的巨大法老像小心翼翼地堆放在地上，看上去如史前巨兽般惊人。穿过了法老像，领队和警卫低声说了几句，我们就沿着一条幽深的甬道来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祀庙遗址……”

^① 拉美西斯二世的祀庙指的是位于阿斯旺阿布辛拜勒峭壁上的两座祀庙中左边的一座，右边的一座为其妻子诺芙雷塔丽的祀庙。它的正面有4座拉美西斯的坐像，庙体伸进崖壁约60米。

从放在桌子上的日记里抬起头来，我才发现时间已不早了。站在窗前，开罗的夜景也和许多别的大都市一样，繁华中透着文明的畸形。回想起古籍上所记载的，曾被誉为“尼罗河赐与人类的礼物”的埃及，如今也正失去它那太阳般的辉煌，欲振乏力。

我来埃及的原因，也正是因为这本陈旧的日记。它是我的一个朋友阿卜勒·拉瓦留给我的，同时，他也留给了我一个难解的谜。

阿卜勒和我是在图书馆里认识的，他是那个图书馆的图书管理员。当时我正需要一个熟悉古文明典籍的人作助手，图书馆馆长向我推荐了他。第一次看他时，他就引起了我的注意。他个子不高，和现在我在埃及所看到的许多埃及人一样，相貌平平，肤色黝黑。吸引我注意的是，他的眼睛里总是饱含着忧郁，一种无奈的忧郁。在以后的日子里，他丰富的古文明知识帮了我的大忙，渐渐地，我和他也就熟了起来。

阿卜勒为人很孤僻，仿佛天生不善于和人交往似的。尽管如此，他却是我所见过的最了解古埃及文明的人，甚至对于埃及的古文字也颇有研究。我不明白，像他这样知识渊博的人是不应该呆在这个小地方的，不过我相信他有他自己的理由。一个月前，他不幸因病去世。临终时，他在病床上把这本日记交给了我，但是却什么也没有说。

我收回了思绪，微微叹了口气。

“……如果你对埃及有所了解的话，那么你就千万不要

错过金字塔。金字塔作为存放埃及法老的灵柩所在地，里面有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每一个文明都有其自己对死亡及来世的理解，埃及也是如此。在法老的墓室里，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一是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另一样就是有名的写在纸莎草纸卷上的《亡灵之书》。这卷有名的书卷上……”

我一边看知识手册上有关《亡灵之书》的记载，一边回想着阿卜勒的日记：

“……我从未知道，有名的《亡灵之书》会有这样的方式来表达。究竟是我们错了，还是对那掩盖于尘封岁月下的历史不了解而造成的错觉，或是历史根本就从未向我们显露过真实的面目？我不知道。面对着这样的一卷《亡灵之书》，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也许，我们本来就无权知道真象，因为真象，永远都是残酷的……”

这是阿卜勒的日记中第一次提到《亡灵之书》时的语句。对于埃及的古文明，总算我未昧于无知。在开罗的时候，我就查阅了相关知识，从而对《亡灵之书》有了个大概的印象。

对于死后的世界，每个国家的人都有着自己不同的观念。古埃及人认为人死了之后，会到另一个世界去生活，去另一个世界之前，除了要穿越阳间与阴间之间危险而漫长的一段路外，还必须要经过冥王奥西里斯对死者的审判^①和

^① 对于灵魂的审判，十八王朝以前主要针对法老，十八王朝以后才推向民间。今天意义上的灵魂审判，主要指十八王朝之后的情况。

灵魂的称量。以区别死者生前的善恶。而《亡灵之书》作为记载这一从生到死仪式的手卷，不仅提供了通过人间与冥界之间那段路程的口令，也通过饰图，告诉了我们有关灵魂的称量和天堂的情况。

从某个意义上而言，《亡灵之书》是作为一种宗教用品存在的，在死亡仪式上有着极为重要的意义。这一点很类似《圣经》。在古埃及的人们心里，他们总是这样认为，如果安葬时没有将《亡灵之书》放入墓穴，那么死者将无法到达冥界，从而迷失在人间与冥界之间或者被出没在那里的怪兽吞噬掉灵魂。所以，在埃及人心里，对《亡灵之书》和护身符，有着一一种自然的崇敬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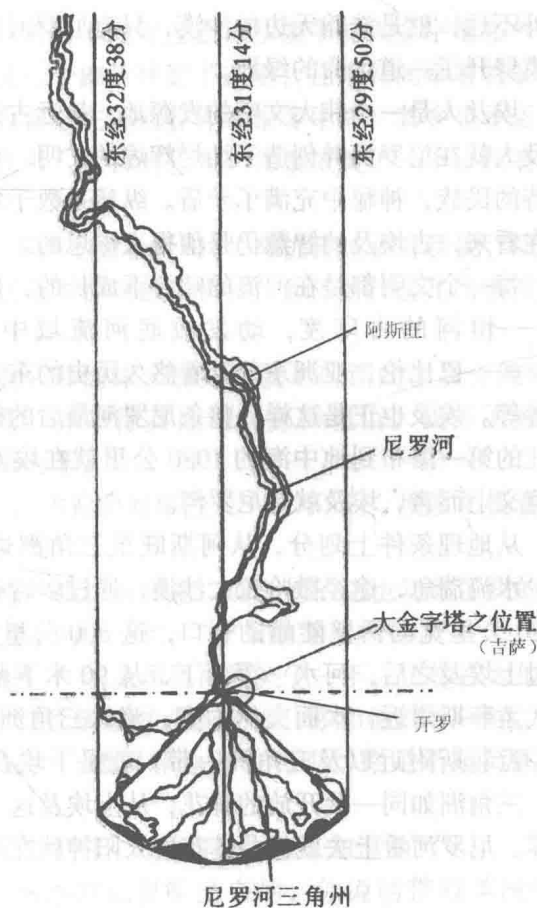
古埃及的神，在现在看来，更类似于我们通常意义上的“异形”，这也难怪当年随拿破仑东征的军官们在进入埃及后对埃及诸神所表示出的惊讶和鄙视。在埃及的宗教中，对于动物的崇拜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他们甚至可以做到在蒙底斯的一头公羊^①死了，全国都为之深切悲哀，并为其举行了盛大的国葬。从这个意义上来理解埃及诸神的形态，也就显得自然而然了。

开罗只是我在埃及的第一站，我的目的在于尼罗河的上游，古时上埃及最大的城市——阿斯旺。

从开罗到阿斯旺，是穿越历史的一段旅程。

我们几乎是一直沿着尼罗河往上溯流而上。尼罗河河谷

^① 公羊，在埃及的图腾中为阿蒙神的神物。与这种对动物的崇拜相辉映的是，在吉萨，可以找到大量公牛木乃伊的墓地。



之外不远，就是浩瀚无边的沙漠，只有尼罗河的水，才给这沙漠劈开了一道生命的绿洲。

埃及人是一个伟大文明的发源地，从远古开始，勤劳的埃及人就在尼罗河畔创造了灿烂辉煌的文明。古埃及是一个独特的民族，神秘中充满了矛盾。纵然是数千年之后的我们现在看来，古埃及的智慧仍是值得人深思的。

每一个文明都是在河流的哺育下成长的，比方说崇尚圣河——恒河的古印度，幼发拉底河流域中的“空中花园”——巴比伦，亚洲东部有着悠久历史的东方古国——中国等等。埃及也正是这样。整条尼罗河最后的行程——从阿斯旺的第一瀑布到地中海的 1080 公里就在埃及境内。从某个意义上而言，埃及就是尼罗河。

从地理条件上划分，从阿斯旺至三角洲边缘的 800 公里，水流湍急，途经撒哈拉大沙漠，通过多岩石的高原中不足 20 公里宽的两壁陡峭的裂口，这 800 公里就是上埃及。穿过上埃及之后，河水一泻而下，从 90 米下落到几米，在古代孟菲斯附近，水面突然加宽，流入三角洲，濒海 96 公里。孟菲斯附近以及三角洲一带，就是下埃及。整个看上去，三角洲如同一朵开放的鲜花，从上埃及这个花茎中汲取营养。尼罗河看上去就像朵莲花，太阳神就在这里诞生。

“看，先生，大金字塔^①！”我的埃及司机冲我叫了一

① 大金字塔，意指在开罗城外的吉萨古城遗址中最宏大的一座金字塔，因在其内部发现了胡夫法老的铭文而得名胡夫金字塔。但据现代科学家的推断，胡夫金字塔的历史比我们所认为的要古老得多。

声。我顺着他眼睛的方向看过去，沙漠中的大金字塔格外地醒目。大约是又一个旅行社到了这里，往来其间牵着骆驼招徕生意的埃及人夹杂在各式各样的旅客中间，其中也不乏穿着古代服装以求引人注目的艺人。我微微一笑了一下，没有说什么。

“我们……不停下来看看吗？”司机转过头对我说，质朴的脸上是一种近乎于惊讶的表情，“他们说，这儿的表演都是非常好的。”

他的英语有一种怪味，也许这就是所谓的埃及土腔吧。他看上去很年青，并不像其他司机那样粗俗。我摇了摇头，示意他继续开车。

“我看得出，你和别的那些人……不同。”埃及司机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

“是吗？”想着漫长的旅途，加上他的话也勾起了我的兴趣，我不由自主地问了一句，“什么地方不同呢？”

“我看得出来，”埃及司机冲我笑了一下，仿佛在为他糟糕的英语道歉，“我接触过许多旅客，你和他们不一样，我就这么觉得。先生，能冒昧地问一句吗？你是不是英国人呢？”

这下轮到我惊讶了：“是的，你怎么知道的？”

“我从你说话的腔调里听出来的，你说话带股英国味。英国同埃及一样，都是有着非常古老历史的国家。英国，也有……许多古迹，最有名的是，”他抓了抓头，想了一下才

说，“石圈阵^①，对吗？”

“你也知道石圈阵？”我开始对这名异乎寻常的埃及司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你不像个司机，倒像是个大学生。”

“是的，先生，”他看上去非常的高兴，“我是个大学生，学历史的。能告诉我，你为什么来埃及吗？我看得出你并不是为了旅游才来的吧。对了，你可以叫我谢赫。”

“我来找一些人，”我的脑子里掠过阿卜勒的面孔，“他们都是我的朋友，在埃及住了很久了。你也不用那么客气，就叫我埃文吧。”

“你在阿斯旺也要用车吧，”谢赫兴致勃勃地对我说，“我给你留个电话号码，有什么事，就来找我吧。”他转过来冲我微笑了一下：“反正埃及我比你熟。”

我没有再说话，眼睛转向了窗外的尼罗河。前面会有什么在等着我，我觉得一点也不重要。曾经听说过一句中国的话：“朝闻道夕死可矣。”现在的我，也正是这种心情吧。

前面，就是阿斯旺。

阿斯旺，如同沙漠中的海市蜃楼般位于尼罗河河谷，哈拉加绿洲边际，除去尼罗河谷为谷类、豆类作物生长地外，濒临大片游牧业用地，物产为棉花。

阿斯旺最有名的是阿斯旺水库，其次就是附近众多的神

^① 英国的石圈阵现存的多布于荒野，相传为上古居住于英伦三岛的巨人们所建造，为供奉他们的神灵。但是每块重达几吨的巨石如何能在荒野中搭成这样的奇观，也是一个奇怪的谜。近来据考古专家发现，石圈阵同埃及大金字塔一样，具有奇怪的电磁波现象，这无疑为石圈阵又增添了神秘色彩。

庙及金字塔遗址。在众多神庙遗址之中，最奇特也最蔚为壮观的就是在阿布辛拜勒峭壁上的两座祀庙：拉美西斯二世的祀庙和诺芙雷塔丽的祀庙。这其中，最为壮观的，无疑是拉美西斯二世的祀庙。

谢赫将我送到了目的地后，和我约好了时间又匆匆地走了。我转过身，一个人向这伟大的祀庙走去，默默地在崖壁上端坐了不知多少个世纪的四尊巨大法老像面无表情地注视着尼罗河，仿佛芸芸众生都已不值得他们再为之感动一样。

现在的拉美西斯庙是重新搭建的。为了避免修建中的阿旺水库淹没这两座祀庙，两座祀庙被从崖壁上锯下而迁移到高处。站在现在的神庙前，我忽然感到了自己的渺小和微不足道，一种面对近乎永恒存在的惶恐笼罩了我，我几乎有种想要膜拜的冲动。

四周没有一个人，在这永恒的天地之间，我是唯一的过客。时间对于除我而外的它们而言，只是一种无形的流动。到现在，我渐渐能够体会到古埃及人修建这样辉煌建筑的原因了。尸骨可以腐朽，史册可以腐朽，但眼前的这一切，却不会腐朽，永存不朽。

“……回想起有关这座神殿的种种奇异之处，似乎现在我才找到了原因。传说，也许只是被歪曲了的真实的一部分。那困惑了无数代人的‘神圣之光’现在出现在我的眼前，它如一盏明灯，指引着我们的方向。神像已经被挪开了，露出了深藏在下面的甬道口。我已经不止一次地从这个甬道口进去，也正是在那里，我看到了改变了我一生的东

西。

现在我明白那‘神圣之光’的含义了。它如一个指示牌，告诉人们这里的秘密，但却从来没有一个人明白它的含义。

进入甬道前，我再次想起了封住甬道的石块上所刻的文字：

‘当一千个白天，一千个黑夜，又一千个白天都过去时，凭借伟大的河神哈比^①之名开拓疆土的人揭开了这道封印，此后苦艾将长满富饶的土地，愿拉神保佑他们……’”

走进神庙的深处，回想那段阿卜勒记下的奇怪预言。当时阿卜勒并不能深切体会这段预言的含义，但对我而言，这却并非难事。

修建了阿斯旺水库之后，本来想将上埃及尼罗河丰富的水资源进行充分利用的初衷被无情的现实打破了。水库对于生态环境的巨大破坏性立刻显示了出来，首先遭殃是大马哈鱼，每年它们企图按原来的习惯去尼罗河上游产卵的路被阿斯旺水库无情地截断了，使得原来埃及的物产之一——大马哈鱼及鱼子酱，成为了濒临灭绝的物种。

其次，阿斯旺水库改变了尼罗河6-10月的泛滥期。本来每年的尼罗河泛滥期会给下游土地带来丰富的淤泥和有机物沉淀，现在这一切全部没有了，这使得下游土地日益贫

^① 尼罗河神哈比，形象为一壮硕肥胖的男子，胸部松弛下垂，发育得像女子一样。它居住在比格赫岛的第一卡特拉克特（深布，急流）附近，用缸向天上和人间倒水。

瘠，产生了一系列的生态恶化问题。

这就是“苦艾将长满富饶的土地”的含义。

走出神庙，我看着无边无际的旷野不禁陷入了沉思：我来到了阿斯旺，我来到了拉美西斯二世的祀庙，我想要找出什么？我想要得到什么呢？

埃及，锡瓦绿洲。^①

关于这个绿洲，人们有着各式各样的看法。有人说它是沙漠中的天堂，但在外来人的眼中，它在传说中无疑是个恶魔盘踞的地方。在这里，生存着被称为神灵使者的白乌鸦，它们的先祖，也正是曾指引亚历山大大帝朝拜阿蒙神庙的白乌鸦。由于锡瓦绿洲与外界隔着广阔的沙漠，所以它长期处于一种自给自足的状态。当然在现今，这种阻碍已经不再存在。

深夜，在锡瓦绿洲边缘的一个游牧民聚居地里，正秘密地举行神秘而古老的仪式。

长老面对火堆，喃喃地念着神秘的咒语，族人虔诚地跪在他的前面，仿佛被夺去魂魄般守着火堆，脸上浮现出一种诡异的神色。

“来吧，我的孩子。”长老停住了咒语，站了起来，朝人群中柔声说了一句。

族人们分开一条狭长的通道，一个年青人沉稳地走到火

^① 锡瓦绿洲，因为有神圣的阿蒙神庙而闻名。阿蒙神庙又名启示神庙，建于公元前 588 年，坐落在绿洲首府锡瓦镇郊外的一块巨大的岩石上。锡瓦绿洲与外界隔着沙漠，这也使它自古代开始就是游牧民族出没的地方。